元好問集/3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一 ◄

元好問集
卷三十二

► 卷三十三

卷三十二

記

令旨重修真定廟學記

王以丁未之五月，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。德輝既進見，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，德輝為言：「廟學廢於兵久矣！征收官奉行故事，嘗議完復，僅立一門而已。今正位雖存，日以頹圮，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。惟不取於官，不斂於民，故難為功耳。」於是令旨以振玉、德輝合力辦集，所不足者，具以狀聞。德輝奉命而南，連率史天澤而下，曉然知上意所向，罔不奔走從事，以貲以力，迭為佽助。實以己酉春二月，庀徒蔵事，黽勉朝夕，罅漏者補之，邪傾者壯之，腐敗者新之，漫漶者飾之，裁正方隅，崇峻堂陛。廟則為禮殿，為賢廡，為經籍、祭器之庫，為齋居之所，為牲薦之廚，而先聖先師七十子、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。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，為諸生結課之室，為藏廒庖湢者次焉。高明堅整，營建合制。起敬起慕，於是乎在。乃八月落成，弦誦洋洋，日就問學。胄子漸禮讓之訓，人士修舉選之業，文統紹開，天意為可見矣。既丁酉釋菜禮成，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好問為記，以謹歲月。

竊不自揆度，以為仁、義、禮、知出於天性，其為德也四；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、朋友著於人倫，其為典也五。惟其不能自達，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，使率其典之當然，

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。三代皆有學，而周為備；其見之經者，始於井天下之田。井田之法立，而後黨庠遂之教行，若鄉射、鄉飲酒，若春秋合樂、勞農、養老、尊賢、使能、考藝、選言之政，受成、獻馘、訊囚之事，無不在。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，取鄉大夫之嘗見於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。德則異之以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行則同之以孝、友、睦、婣、任、恤，藝則盡之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淫言行，凡不足以輔世者，無所容也。故學成則登之王朝，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，則撻之、識之，甚則棄之為匪民，不得齒於天下。民生於其時，出入有教，動靜有養，優柔饜飫，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，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，非過論也。

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來掃地矣，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。天下之民既無以教之，將待其自化歟？竊謂不然。天佑下民，作之君師，夫豈不欲使之正人心、承王道、以平治天下，其獨厚於周而薄於世乎？由周而為秦，秦又盡壞周制，燒《詩》《書》以愚黔首，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。借耰鋤而德色，取箕帚而誶語，抵冒殊扞熟爛之極，宜莫秦民若也。高帝復以馬上得天下，其於變狂秦之餘習，復隆周之美化，亦不暇給矣。然而叔孫典禮，僅出綿渼之陋；陸賈《詩》《書》，又皆煨燼之末，孰謂斫雕為璞者，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？寬厚化行，曠然大變，興廉舉孝，周暨郡國。長吏勸為之駕者，項背相望。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，今易地而為漢矣。況乎周制雖亡，而出於人心者固在，惟厭亂所以思治，惟順流易於更始。始於草創，而終之以潤色，本末先後，還相為用，為周為漢，同歸於治，何詳略遲速之計耶？

洪惟大朝，受天景命，薄海內外，罔不臣屬。武克剛矣，且以文治為永圖。方夏甫定，垂恩選舉，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；通經之士，悉優復之，慮儒業之無以善繼也。老成宿德，使以次傳之。深計遠覽，所以貽丕顯之謨，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。王府忠國撫民，一出聖學。比年賓禮故老，延見儒生，謂六經不可不尚，邪說不可不絀，王教不得不立，而舊染不得不新。順考古道，講明政術，樂育人材，儲蓄治具，修大樂之絕業，舉太常之墜典。其見於恒府廟學者，特尊師重道之一耳。

夫風俗，國家之元氣；學校，王政之大本。不塞不流，雖有必至。癃老扶杖，思見德化之成。漢來美談，見之今日。蓋兵興四十年，俎豆之事，不絕如線，獨吾賢王為天下倡，是可為天下賀也，故樂為天下書之。

是年十月朔旦記。

東平府新學記

鄆學舊矣，宋日在州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，曰成德堂者，唐故物也。王沂公曾罷相判州，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，富鄭公弼《新學記》及陳公堯佐府學題榜在焉。劉公摯領郡，請於朝，得國子監書，起稽古閣貯之。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，春秋二仲祭以望日，魯兩生泰山孫明復、徂來石守道配焉。齊都大名，徙學於府署之西南，賜書碑石隨之而遷，獨大觀八行碑，蔡京題為聖作者不預焉。齊已廢，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、賈公昌朝、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，生長見聞，不替問學，尊師重道，習以成俗。泰和以來，平章政事壽國張公、萬公、蕭國侯公摯、參知政事高公霖，同出於東阿，故鄆學視他郡國為最盛。如是將百年，貞祐之兵始廢焉。

先相崇進開府之日，首以設學為事，行視故基，有興復之漸。今嗣侯蒞政，以為國家守成尚文，有司當振飭文事，以讚久安長治之盛，敢不黽勉朝夕，以效萬一？方經度之始，或言阜昌所遷，乃在左獄故地，且逼近闉闍，湫隘殊甚，非弦誦所宜，乃卜府東北隅爽之地而增築之。既以事聞之朝，庀徒蔵事，工力偕作。首創禮殿，堅整高朗，視大邦君之居，夫子正南面，垂旒被衮，鄒、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，章施足征，像設如在。次為賢廊，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。至於棲書之閣、豆籩之庫、堂宇齋館、庖湢庭廡，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。子弟秀民備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，在東序，隸教官梁棟。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，在西序，隸教官王磐。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。蓋經始於壬子之六月，而落成於乙卯六月初五。

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，嘗仕為太常卿，癸巳之變，失爵北歸，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。仍訪太常所隸禮直官歌工之屬，備鍾磬之縣，歲時閱習，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。故鄆學視他郡國為獨異。

乃八月丁卯，侯率寮屬諸生舍菜於新宮，玄弁朱衣，佩玉舒徐，畔落之禮成，而饗獻之儀具。八音洋洋，復盈於東人之耳。四方來觀者，皆失喜稱歎，以為衣冠禮樂，盡在是矣。

越翌日，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：「嚴侯父子崇飾儒館，以布宣聖化，承平文物頓還舊觀。學必有記，以謹歲月，幸吾子文之石，垂示永久。」僕謝曰：「老生常談，何足以陳之齊、魯諸君之前？顧以客東諸侯者久，猥當授簡之末，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，何敢以不敏辭？」興造之跡，已辱件右之矣，竊不自度量，輒以有所感焉者著於篇。

嗚呼！治國治天下者有二，教與刑而已。刑所以禁民，教所以作新民。二者相為用，廢一不可。然而有國則有刑，教則有廢有興，不能與刑並，理有不可曉者。故刑之屬不勝數，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，教則學政而已矣。去古既遠，人不經見，知所以為教者亦鮮矣，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於教乎？

何謂政？古者井天下之田，黨庠遂序，國學之法立乎其中，射、鄉飲酒、春秋合樂、養老、勞農、尊賢、使能、考藝、選賢之政皆在。聚士於其中，以鄉大夫嘗見於設施而去焉為之師，教以德、以行，而盡之以藝。淫言行，詭怪之術，不足以輔世者，無所容也。士生於斯時，揖讓酬酢、升降出入於禮文之間，學成則為卿、為大夫，以佐王經邦國；雖未成而不害其能，至焉者猶為士，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，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。庶頑讒說，若不在時，侯以明之，撻以記之；記之而又不從，是蔽陷畔逃，終不可與有言，然後棄之為匪民，不得齒於天下，所以威之者又如此。

學政之壞久矣！人情苦於羈檢而樂於縱恣，中道而廢，縱惡若崩，時則為揣摩，為捭闔，為鉤距，為牙角，為城府，為阱擭，為溪壑，為龍斷，為捷徑，為貪墨，為蓋藏，為較固，為幹沒，為麵謾，為力詆，為貶駁，為譏彈，為姍笑，為淩轢，為蒐沅，為睚眥，為構作，為操縱，為麾斥，為劫製，為把持，為絞訐，為妾婦妒，為形聲吠，為厓岸，為階級，為高亢，為湛靜，為張互，為結納，為勢交，為死黨，為囊橐，為淵藪，為陽擠，為陰害，為竊發，為公行，為毒螫，為蠱惑，為狐媚，為狙詐，為鬼幽，為怪魁，為心失位。心失位不已，合謾疾而為聖癲，敢為大言，居之不疑，始則天地一我，既而古今一我。小疵在人，縮頸為危。怨讀薰天，泰山四維。吾術可售，惡惡不可。寧我負人，無人負我。從則斯朋，違則斯攻。我必汝異，汝必我同。自我作古，孰為周孔。人以伏膺，我以發塚。凡此皆殺身之學，而未若自附於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也。

居山林，木食澗飲，以德言之，則雖為人天師可也，以之治世則亂。九方皋之相馬，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，可以為有道之士，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。今夫緩步闊視，以儒自名，至於徐行後長者，亦易為耳，乃羞之而不為。竊無根源之言，為不近人情之事，索隱行怪，欺世盜名，曰「此曾、顏、子思子之學也」，不識曾、顏、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？

夫動靜交相養，是為弛張之道。一張一弛，遊息存焉。而乃強自矯揉，以靜自囚，未嘗學而曰「絕學」，不知所以言而曰「忘言」。靜生忍，忍生敢，敢生狂，縛虎之急，一

怒故在，宜其流入於申、韓而不自知也。古有之，桀紂之惡，止於一時；浮虛之禍，烈於洪水。夫以小人之《中庸》，欲為魏晉之《易》與崇觀之《周禮》，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？

道統開矣，文治興矣，若人者必當戒覆車之轍，以適改新之路。特私憂過，計有不能自已者耳，故備述之，既以自省，且為無忌憚者之勸。

侯名澄，七歲入小學，師名士龍江張某，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。衍聖必其為特達之器，以其子妻之。迄今為名諸侯，二君子有力焉。是年九月朔旦，河東元某記。

博州重修學記

博之廟學，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。元仲有文行，道陵謂之「昔人君子」者也。甲申之兵，民居被焚，州將閻侯義以廟學、州宅、龍興寺殿土木之麗，甲於一州，特以兵守之。其後廟學獨廢不存。今行台特進公以五十城長東諸侯，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，及祠廟之無文者，率完復之，故學舍亦與焉。防禦使茌平石侯青、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台之命，葺舊基之餘而新之。大其正位，又為從祀之室於其旁，至於講誦之堂、休宿之廬、齋廚庫廄，無不備具。經始於某年之某月，落成於某年之某月。文石既具，趙侯請予記之。予竊有所感焉。

博自唐以來為雄鎮，風化則齊、魯禮義之舊，人物則魯連子、華歆、駱賓王之所從出。在承平時，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，其民號為良善而易教，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。雖然，豈獨此州然哉？

先王之時，治國治天下，以風俗為元氣，庠序黨術無非教，太子至於庶人無不學。天下之人，幼而壯，壯而老，耳目之所接見，思慮之所安習，優柔於弦誦之域，而饜飫於禮文之地，一語之過差，一跬步之失容，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。若犯上，若作亂，雖驅逼之、縱臾之、誘引之，有不可得者矣。故以之為俗則美，以之為政則治，以之為國則安且久。理之固然，而事之必至者，蓋如此。

嗚呼，王政掃地之日久矣！戰國吾不得而見之，得見兩漢斯可矣。兩漢吾不得而見之，得見唐以還斯可矣。唐以還且不可望，況於為血為肉之後乎？喪亂既多，生聚者無幾，蚩蚩之與居，倀倀之為徒。亦有教焉，不過破梁碎金，胡書記詠史而已。前世所謂《急

就章》《兔園冊》者，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。後生所習見者，非白晝攫金，則御人於國門之外，取箕帚而誶語，借耰鋤而德色，秦人之抵冒殊扞，賈子之所為。太息而流涕者，蓋無足訝。

由是觀之，父子、夫婦，人倫之大節，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。冠而屨之，屨而冠之，非正名百物，則倒置之敝無所正。父不父、子不子、夫不夫、婦不婦，必肇修人紀者出，而後有攸敘之望矣。況草昧之後，道統方開，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，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，士之有志於此道者，其喜聞而樂道之，宜如何哉？

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，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：有天地，有中國，其人則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、孔，其書則《詩》《書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論語》《孟子》，其民則士、農、工、賈，其教則君令臣行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、夫婦睦、朋友信，其治則禮樂刑政、紀綱法度，生聚、教育、冠婚、喪祭、養生、送死而無憾。庠序黨塾者，道之所自出也。士者，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，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。由是而之焉，正名百物，肇修人紀者，尚庶幾焉！如曰不然，則爾愛其羊，我愛其禮，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。

趙州學記

趙州廟學，初廢於靖康之兵。天會以來，郡守趙公某始立廟殿，而任公某增築學舍。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、為廊廡、為講堂，土木之功乃備。

自貞祐南渡，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，趙為兵衝，焚毀尤甚，民居官寺百不存一。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，不轉徙山谷，則流離於道路，廟學之存亡，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。戶牖既壞，瓦木隨撤，當路者多武弁，漫不加省，上雨旁風，日就頹壓，識者惜之。

歲癸卯，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，發資於家，顧工於民，躬自督視，不廢寒暑。裁正方隅，崇峻堂陛，斜傾者起之，腐敗者易之，破缺者完之，漫漶者飾之。曾不期年，截然一新，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。乃八月上丁，諸生釋菜如禮，衣冠俎豆，駸駸乎承平之舊。予過慶源，嘗往觀焉。問所以經度者，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，且請予記之。

予以為學官之廢久矣，儒學之士雖有任其責者，亦以為不急之務矣。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，率有由而然。力致勢劫，劇甚調度，僅能有成，怨讟盈路，所謂可為美觀而

不可以夷考也。趙侯不出於強率，不入於承望，崇儒向道，自拔於流俗者如此！在於學古之士，其喜聞而樂道之，宜何如哉？

故為記之，且告之曰：吾道之在天下，未嘗古今，亦未嘗廢興。君臣、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之際，百姓日用而不知。大業、廣明、五季之亂，綿渻不施，而道固自若也。雖然，庠序黨塾，先王之所以教，後世雖有作者，既不能復有所加，亦豈容少有所損？羊存禮存，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。夫興學，儒者事也。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，不可也。異時時可為，力可致，而使學官有鞠為園蔬之歎，不必以前世趙、任、路三使君為言。視今趙侯，能不少媿乎？

侯名振玉，龍山人。先節度慶源，有良民吏之風。其與文士遊，蓋其素尚云。

壽陽縣學記

近代皇統、正隆以來學校之制，京師有太學、國子學，縣官餼廩，生徒常不下數百人，而以祭酒、博士、助教之等教督之。外及陪京、總管、太尹府、節度使鎮、防禦州，亦置教官，生徒多寡，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。幕屬之由左選者，率以提舉係銜，刺史州則係籍生，附於京府，各有定在。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，與公廨相授受，故往往以增築為功。若仕進之路，則以詞賦、明經取士，預此選者，多至公卿達官。捷徑所在，人爭走之。文治既洽，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。上黨、高平之間，士或帶經而鋤，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。化民成俗，概見於此。自大安失馭，中夏版蕩，民居官寺毀為焦土。天造草昧，方以弧矢威天下，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。

甲辰之春，予歸自燕、雲，道壽陽，知有新學，往觀焉。見其堂廟齋廡，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。問所以然，諸生合辭曰：「吾邑舊有廟學，元祐中，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，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。大變之後，民無百家之聚，縣從事李通、李天民者竊有修學之議，而病未能也。會台牒下，於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，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，蓋三年而後有成。久欲謁文吾子，以紀歲月，顧以鬥食之役之故，而無以自達也。」予謂二三君言：「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？夫風俗，國家之元氣，而禮義由賢者出。學校所在，風俗之所在也。吾欲塗民耳目，尚何事於學？如曰：『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？』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？古有之：『有教無類』，雖在小人，尤不可不學也。使小人果可以不學，則武城之弦歌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。予行天下多矣，吏奸而漁，吏酷而屠，假尺寸之權，朘民

膏血以自腴者多矣。崇祠宇、佞佛老，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，顰呻顧盼，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，又不知幾何人也！能自拔於流俗，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？且子所言『無以自達』者亦過矣。興學之事，賢相當任之，良民吏當為之。賢相不任，良民吏不為，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於其後乎？使吾不為記茲學之廢興則已，如欲記焉，吾知張不渝之後，唯此兩從事而已，奚以斗食之薄、萬鍾之厚為計哉？」

通字彥達，縣人；天民字仲先，上世秀容人，其先世皆儒素云。

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

冠氏廟學，貞祐初，知縣事魯仔所增建。泰和中，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。喪亂以來，民居皆被焚燬，而廟學獨存。歲乙未，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，復為完補之。學之制，初亦儉狹，侯就為料理，而作新之意蓋未已也。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，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。一府之人，若偏裨、若府吏，皆隨而化之。興學之事，特其濫觴耳。

嗚呼！吾邑為大縣久矣。在承平時，登版籍者餘三萬家，僑寓之民，又倍而三之。學校，大事也，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，而乃因卑習陋，漫不加省。百年以來，能崇起之者，唯吾侯與魯、折三人而已，可勝嘆哉！

某月日，縣學生黃逸民記。

葉縣中嶽廟記

河南中鎮所在，在所率有祠廟，以奉嶽祇。葉距嵩三百里而近，獨無有也。邑門之南百舉武，少折而西，有地焉直居民之衝，顧望崇顯，父老規為嶽祠舊矣。泰和末，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。地本故堤，廢圮已久，荊棘瓦礫，蛇鼯所舍。樊身執畚鍤，剗治蕪穢，實以板築，百日而廟基成。邑之人知其堅固可任也，乃群起而助之，實鄉豪張祐、孫寧、秦商人、党珪為之倡。廟既成，祁人有以白石為中天像，欲輦而北者，道真請而事焉。

予嘗謂：小人之情，畏之而有不義，恥之而有不仁，威之而有不懲，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。何耶？徼福於方來，逃罪於已然，百求而百不可得，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。富貴、光榮、壽考、繁昌，人既有以求諸神，忠信、孝弟、廉讓、篤實，神亦有

以望於人。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：崇祠宇，嚴像設，刲羊豕，具儀衛，巫覡、倡優雜然而前，拜跪甚勞，迎送甚勤。求神之所以望於人者，無有也。陰害賊詐，刮利次骨，利之所在，無復天理。公噬潛搏，難得是期，內人於溝不恤也，血人於牙不饜也。志得而意滿，則曰：「我求於神，神報我者如是也。」故搏噬愈獲，報謝愈豐，禱求愈奢，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怫然於胸中矣。此直蛇神牛鬼之所不忍臨，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？

《記》有之：「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可以事上帝。」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，不可也。豈弟君子，求福不回，好是正直，介以景福。謂神之可欺，尤不可也。嗚呼！神有固然，三尺童子所能知，而人有不能知者，特溺於貪而不能自還耳。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！

癸未之夏，予過昆陽，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，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，故為書之，且告以福不可徼，禍不可逃也。如是，庶幾來者有所儆焉。

扁鵲廟記

扁鵲隨俗為變，過咸陽為無辜醫，邯鄲為帶下醫，洛陽為耳目痹醫，蓋嘗至周。其有廟於此，則不可考也。廟再以元豐八年成。里之人事之惟謹，病者必來以藥請，杯按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，吞之，病良愈，閭里間相傳以為神。斗酒彘肩，禱謝日豐。積習既久，莫有能正之者。鄉豪張乙居其旁，葺而新之，土木有加焉，正大元年之八月也。

自扁鵲飲上池水，三十日而知物，其事固以秘怪而不常，故虛荒誕幻，被于末流，千百年後而未止也。雖然，耳目之所不接，故常理之所不拘，神膏傅創，靈丸起廢，見於傳記者多矣，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？故嘗謂扁鵲至人也，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，決脈結筋，湔浣腸胃，漱滌五髒，練精而易形矣。至於世之陰忌賊詐、貪饕攫拾、心魂斫喪、若醉若狂、懣然而不能自還者，百千為群，日相過乎前，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，練精而易形，使之為平直安舒、廉讓潔清之人乎？若夫疾病則禱，聖人所不廢，誠以感神，祭則受福，冥冥之間當有陰相者，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。此之不為區區之香灺埃煤，自誇於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。嗚呼！其亦兒童劇而已矣，豈世之所望於扁鵲，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者哉！

長慶泉新廟記

鄧之西百里而遠，是為內鄉之東鄙，有山焉，岡巒起伏，與淅酈諸山絡脈相屬，而為之殿。其麓二泉，灌田千畝有奇。泉之上有龍祠，耆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。旁近之民有以飲羊牛、浣裙裾者，泉輒彙而遷焉。考之辨方，無所知名，俚俗所稱，訛繆失實，且不雅馴，今以其地名之長慶泉。

正大丁亥，予承乏是邑。夏五月，赤旱近百日，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，奔走禱祠，卒無感通，道路嗷嗷，無望來秋。有以此泉為言者，予率父老詣焉。幣祝甫登，雲氣四合，車轍未旋而澍雨浹。明年，里之民作新廟於泉之西南，且以紀其事為請。

夫龍之靈固也，然古人之於禱祠，不幸而不見答，自咎而已。幸而應焉，則亦不敢以為功。今也不德，其何以致然？將適與雨會歟？影響之報，蓋不如是之捷也。天之恩與威，令龍實尸之，油然而雲，殷然而雷，不崇朝而雨天下。利於物者豐，則享諸己者厚。道家所言，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，瑤宮璿室，萬舞在庭，金支翠蕤，紛蔽輝映。雖首出萬物，奉以四海九州，有不足進焉者。山夫谷民，乃以一畝之宮，牲不揜豆而祠之，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？聞之天即神，神即人，人即天，名三而誠則一。東鄰之牛，不如西鄰之礿祭，實受其福，凡以恃吾誠而已。不然，所持者狹，所求者奢，彼乘雲氣而遊天地之間，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耶？

正大己丑九月日。

三皇堂記

老子職柱下史，閱人代之久，其述伏犧、神農、黃帝氏以來，有「太上下知有之，其次親之、譽之」之論。邵康節因之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，其次第蓋如此。自《三墳》為吾夫子所斷，三聖人者與天同功，乃無德業可考見。醫家者流，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，與岐黃至真。大要《三墳》書特止于此，今其論故在，本于大道之說，而究乎生死之際，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，才土苴耳。

太原醫師趙國器謂：「吾業當有所本也。」即其家起大屋，立三聖人像事之，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。棟宇既備，像設既嚴，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。始予甚難之，以謂天地不仁，芻狗萬物，聖人躋民仁壽之域，民物安逸，若道自然，雖莫知所謝可也。

或曰：「有萬世之利者，享萬世之報，元倉楚所居，年穀豐穰，物無疵癘，其鄉之人且相與尸而祝之、社而稷之，況與天地同功者乎？雖報本反始，非閭巷所得專，而溯流窮源，或旦暮如有遇。祖而祀之，其誰曰不然？」

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矣，守之以恒業，用之以戒心，謂一毒妄攻，五兵莫慘，耿耿自信，臨之以神明。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，是可記也，於是乎書之。

國器名天用，今為惠民局直長。塑工張天秀。國器之子履道，知讀書，異時當以儒素自拔於流俗云。己酉初吉，新興元某記。

崔府君廟記

唐崔子玉府君祠，在所有之，或謂之亞岳，或謂之顯應王者，皆莫知其所從來。府君，定平人。太宗時為長子令，有惠愛之風。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，內行弗備，且有贓賊之鄙，時縣有名虎，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，已而果然。及一孝子為所食，乃以牒攝虎至，使服罪，一縣以為神，而廟事之，世所傳蓋如此。

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，貞祐之兵，燒毀幾盡。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。其成也，侯命予以歲月記，故為書之。

《傳》曰：「有功於民則祀之，以勞定國則祀之。」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。漢丞相忠武侯之歿，蜀人求為立廟，朝議以禮秩不聽，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。言事者或謂可聽於成都立之，安樂公不從。習隆、向充拜章言：「巷祭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。若盡順人心，則瀆而無典；建之京師，又逼宗廟，止可令其近墓為之，所親以時設祭。故吏欲奉祀者，皆限至廟，斷其私祀，以從正禮。」於是始從之，為廟於沔陽。從是觀之，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，況其下者乎！且夫郡縣之良吏，血食一方，見於今者多矣，然卓茂則止於密，魯仲康則止於中牟，朱邑則止於桐鄉，召父、杜母則止於南陽，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。

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，高門之蕩然，廣殿之渠然，衮冕之巍然，侍衛之肅然，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。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，斯可矣。或有物焉，則將疾走遠引，逃避之不暇，矧敢馮幾負扆，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？

嗚呼，祀典之壞久矣！惟祀典壞，而後撤淫祠之政舉。喪亂以來，天綱弛而地維絕，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。惟逃禍徼福者在，故凶悍毒詐有時而熄。若曰淫祀無福，非其鬼而祭之為諂，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，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，彼將蕩然無所畏忌，血囊仰射，又何難焉！使梁公而在，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於今日者矣。故並及之，使人知侯之意有在。

此金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